

·王雲五主編·



我的妻

嘉王 禾明 著
譯

商務印書館印行

嘉禾著
王子明譯

我的妻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嘉禾 (Paul Gavault) 的小傳已見於前所譯賣糖少女篇首，茲不贅及。夏爾槐 (Robert Charvay) 的生平未詳。

嘉禾的劇本以輕狂勝，令人看見便從頭笑到尾。他的傑作淑賽德小姐我的妻 (Made moiselle Yosette, ma femme 茲省稱我的妻) 逸趣橫生，有奇峯突起之妙，所謂樂而不淫的戲劇。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第一次在詹納斯戲院開演，巴黎士女奔走相告。故院中常賣滿坐。其後改在國立奧迪安戲院開演，一九二九年幾乎每週演一二次，今年因改演嘉禾所著賣糖少女 (La Petite Chocolatière)，然後停演我的妻。但是本劇的聲譽至今尚膾炙人口。

著者小傳與本劇略評

巴黎私立各戲院競尙輕狂之劇，嘉禾的戲劇雖經國立戲院採用，然其作風可以代表

巴黎士女的趨向與嗜好，茲特譯出，以見一斑。

十九年九月十八日譯者

登場人物

男

安德烈特爾奈

達我巴拿爾

阿里斯特華洛丕耶

杜不賴先生

卓愛傑克生

聖達西斯

夏拉梵爾

吳爾邦——安德烈的男僕。

我 的 妻

丕托賴

旅館主人

一個聽差

女

淑賽德

米麗恩

聖達西斯夫人

杜丕賴夫人

賴安婷——安德烈的女僕。

托托斯

瑪利——淑賽德的女僕。

第一，第三，第四幕皆在巴黎安德烈特爾奈家裏。

第一幕

第一幕在美景旅館，高沙吳華省，摩諾提耶鄉。

第一幕

佈景——特爾奈先生的府第裏的一間客廳——台之第二行，左角上，是廳的正門。火櫺在後方。台之第一行，右方有門直通特爾奈先生的臥房。家具雅麗。廳之中央有桌子。左邊一張長凳子。還有座子，靠背椅等等。

第一齣

吳爾邦，巴拿爾，（其後）賴安婷。

（巴拿爾自左角上的正門入，很傷感，手裏拿着一個小袋，袋爲絲製，緣以綵結。袋裏有一隻很小很小的狗兒，名叫「華爾斯舞之王。」這狗穿的是紅色的長大外套，繡着黃金色的英國軍徽。吳爾邦隨入。）

巴拿爾 喂，安德烈不在家嗎？

吳爾邦 是的，先生，他還沒有回來……他在杜不賴先生與杜不賴夫人家裏吃晚飯。平日

他遇着這種情形，非到十一點鐘以後決不回家的。

巴拿爾 呀！吳爾邦，今天晚上，陸離戲院裏的事好不把人氣煞！

吳爾邦 夫人給人家弔膀子嗎？

巴拿爾 這與平日沒有兩樣，但是關係不在這上頭。

吳爾邦 那麼，是什麼事？

巴拿爾 您不看見我把什麼帶了來嗎？……

吳爾邦（看見那小狗） 華爾斯舞之王（上前欲撫弄牠）

巴拿爾 不，不……今天晚上請您不要撫弄牠。

吳爾邦 他做了壞事嗎？

巴拿爾 糟透了！

吳爾邦 請您告訴我，巴拿爾先生。

巴拿爾 好，我就說了罷。吳爾邦，您知道那一幕戲劇的情節嗎？

吳爾邦 呃，先生……試演的時候我還在場呢。

巴拿爾 好的。那麼，您記得第二場不是有「修改憲法」一幕嗎？

吳爾邦 我記得很清楚。

巴拿爾 表演的男女伶是佈成一個半圓圈的……

吳爾邦 是的，夫人是左邊第二個。

巴拿爾 那福星說：「夫人小姐們，你們真是妙人兒，只可惜你們缺少了一樣東西。」於是

愛神進來說道：「你們所缺少的乃是我；我是憲法的尾巴。」（註一）

吳爾邦 那愛神是伴松姑娘扮的。她是編劇者的情婦。

巴拿爾 正是。好，她正在唱着的時候，華爾斯舞之王趁着那化裝奴的一個不提防，竟自登

（註一）法文Coda字是「憲法的」的意思，Coda是「尾的」的意思，二字聲音相近，故以爲戲言。

台

吳爾邦 有趣！有趣！

巴拿爾 伴松唱着，華爾斯舞之王舞着，觀衆嚷着！不料這小狗兒一時發瘋，竟跑到監戲位前，當衆撒了一泡尿，牠哪裏顧及那五千六百佛郎的收入！

吳爾邦 好不教人笑痛了肚皮！

巴拿爾 人家把幕閉了，只聽得觀衆亂嚷：「再來再來！」

吳爾邦 這是值得喝采的。

巴拿爾 後來花了一刻鐘的時間，纔能够使觀衆安靜了，把監戲位揩乾。

吳爾邦 結果是怎麼樣？

巴拿爾 那管場的罰了米麗恩五百佛郎。

吳爾邦 罰了姑娘……

巴拿爾 而且把華爾斯舞之王驅逐了。那時節，我照常是在她身邊，她硬咽着把牠交託給

我——所以我把她的兒子帶給你們。

吳爾邦 姑娘該是氣極了？

巴拿爾 還用說嗎！然而她畢竟還很硬撐，工作直到完場。她的腦筋刺戟了一吓子，而她還曉得利用休演的時間，不至於當場出醜。半個鐘頭以後她就來的。

吳爾邦 巴拿爾先生，您知道姑娘是否在這裏住？

巴拿爾 當然啦。您想想看：米麗恩這樣傷感之後，還能獨自度過這一夜嗎？

吳爾邦 那麼，先生，讓我通知賴安婷。（按鈴）

巴拿爾 唉！慘啊！慘啊！最令人傷心的乃是當這一場禍事發生的時候，恰是安德烈特爾奈先生在杜不賴家安靜地吃晚飯的時候！

賴安婷（入） 晚安，先生，有什麼事？

巴拿爾 等一吓吳爾邦再告訴您；姑娘快要來了，她這一來，十分傷感，請您給她預備她的水藥。

賴安婷 先生，水藥共有兩種……要哪一種？

巴拿爾 要那安神藥……那安神藥！

賴安婷 好的，先生，我即刻就去預備。呢，華爾斯舞之王也來了……讓我引牠睡覺去。

巴拿爾 不！我賭過咒：在米麗恩未回來以前，我決不離開牠一秒鐘。

賴安婷 好的，先生。晚安，華爾斯舞之王。

吳爾邦 晚安，小冒失鬼！

賴安婷 牠做了什麼事來？

吳爾邦 （出時偷偷地向賴安婷） 賴安婷，您看這一條小泥鰍（註一）

賴安婷 是的。

吳爾邦 您看……明天，所有的報紙都要登載牠的！（二人出）

（註一）法國的隱語，把 Cabot（魚名，姑譯爲泥鰍）當做狗字講，亦當做伶人講。

第二齣

巴拿爾，（其後） 安德烈，（又後） 吳爾邦，

巴拿爾（向華爾斯舞之王）：現在，夥計，我們評一評理罷！看你的樣子，似乎你不曉得你撞了大禍。唉！我把你恨煞！你教我處在一個難爲情的地位！我正在去向侯爵討些巧古力糖給你吃，而你竟利用這機會做壞事，真是無聊……在我們二人中間不妨說是我讓那化妝室裏的門半開着……人們都以爲是化妝奴不小心，於是我把錢買她閉口，花了十個佛郎呢，夥計，是的，十隻金餅……你竟惹了這一場大禍……唉，這是不可原諒的！你每天在化妝室裏，有我伴着你坐三個鐘頭，你還煩悶嗎？你是不關心於我的話的，我偏要告訴你：我愛你的女主人，愛到發狂，假使她不是我的老朋友的愛人……我早已……你不要這樣舔我，越舔我，我的心越動了。當然，我不恨你……然而我們到底要過七天暴風雨的生活。不是你，却是安德烈……尤其是我，我天天在他們身邊，很忠